

017

大家文史資料

第三輯

58

大家文史資料

第三輯

58

大家文史資料

第三輯

58

yH87/40

大余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大余县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大余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

刘殿珍 胡仕芬 王际榕 张康成 郑 文
刘大化 刘焕文 陈玉根 姜海鹂

大 余 县 文 史 资 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余县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规格32开 字数：62300

内部交换

大余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11月

目 录

战斗在湘赣边的日子里.....	卢生和
邓经琮 黄历森整理 (1)	
粤军入赣“剿共”在大余同红军的 几次交战.....	刘大化 (18)
何高率部起义经过.....	刘大化 (28)
回忆安福起义.....	覃金万 (37)
夏克勤同志传略.....	邓经琮 黄历森 (43)
我跟蒋经国先生当卫官的一段经历.....	陈梅山
郑 文整理 (49)	
刘占雄先生的戎马生涯.....	王绮云
肖经仁 张康成整理 (59)	
侯科长被杀的前前后后.....	叶逢芬
陈礼箴 刘大化整理 (67)	
建国前大余的派系斗争.....	王朝栋 刘汉英 (71)
清末民初新城姓氏械斗始末.....	李月启 (75)
西华山发现钨矿史略.....	蔡运荣 (80)
大余县水陆交通史略.....	朱才安 (84)

战斗在湘赣边的日子里

卢生和

我生于一九〇五年，今年84岁，原名卢明辉，家住大余县池江乡卢屋村。我家祖祖辈辈以耕田为生，父母生我五兄弟，我排行第五。因家庭生活困难，为找出路，我自小到南康拜卢心华为师学缝衣，十五岁学成回家，于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直至一九三八年春。其间曾转战广东、江西和湖南等省各地，历经无数次战斗，三次负伤，为革命做了点工作。今天，党和人民给了我荣誉和生活上的照顾，我深表感谢。

夜奔革命路

一九二六年九月，国民革命军攻入大余城，大余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到处是革命的歌声，到处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县城迅速成立了总工会。池江乡也成立了泥木业、缝业等工会。在革命的洪流中，我心潮翻滚，欣然参加了池江的缝业工会，（工会主席谢万祥）并任调查委员，任务是调查土豪劣绅的反动活动，召集工人开会，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活动等。几个月后，（约一九

二七年春）革命遇到挫折，县总工会被捣毁，副委员长被抓，此时我们也难以立脚，便到南雄县城叶米和服装店学车工缝制衣服，转而到黄广运缝衣店学制西装，我很认真跟师傅学，学了一年，便能缝制各式时装和西服了。因为缝衣老板的巴结，南雄县靖卫团的军衣，也都在我们服装店缝制。南雄靖卫团团长曾易泰，家住南雄乌迳的江口圩附近，有钱有势，可是命不争气，几个媳妇都只生女儿，不生男孩，眼看就要断后了，自己命无多日，叫我到他家去缝制寿衣孝衣，准备后事。在他家制作了几个月的衣服，他便正式提出要我入赘他家，做他的孙子，我不肯，但又不敢明说，怕他有枪会打死我，便说父母会不同意。那团长便要我带他到我老家，由他亲自出面商量，我不敢不依他。一天，我带他及其随从人员回到家里，家里人吓了一跳。讲明情况后，父母也不同意，但怕他势大，只好说：“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回到团长家里，我便急于离开，说要回到师傅身边。那团长不同意，但我又不愿住在他家，便在江口圩为我找了一间店，叫我到那里开缝衣铺，梦想慢慢地说通我入赘他家。从此，我便一个人在江口圩开店为群众缝制衣服了。

由于我有上述那么一层不明朗的关系，被游击队侦察到了，游击队便主动来接近我。有一天，黄得标、徐道球、彭乐山、叶福德等四人来我店制衣服，问我是哪地方人，我说是江西人，他说他们也是江西人，在此做生意，于是，便认作乡亲。他们有时走了，有时又来，来了就住在我店，自己打伙作饭，也同时给我做一份饭。不久，就彼此亲热了。半年后，广东军叶肇的部队来清乡，捉到了黄得标，黄得标供

出住在我店里，因此我也被捉了。清乡团曾易泰因想我做他的孙子，把我保了出来，并对我说：“你仍在这里开缝衣铺，但不要去认乡亲了。”过了不久，约一九二八年割早稻后，信丰的游击队朱赞珍、肖明发、叶伦才等三人假装卖百货，在我店铺门口摆摊子，又认起乡亲来了，并且吃住在一起。一天，叶伦才在新田圩摆摊子，被叶肇的军队捉到，叶伦才供出了朱赞珍、肖明发，还供出了住在我店铺。新田区公所指派我隔壁邻居的黄石生来监视我。黄石生便把会来捉我的消息告诉我，并且迫我丢掉一切东西，赶快只身逃跑。我舍不得这些东西，迟迟不肯走。他一边催我走，一边到街口大路放哨。那天下午三时许，黄在街口大路上，看到叶肇的军队远远地开过来，便急急地返回将我拉到他家，叫我站在他房里的蚊帐背。一会儿，叶肇的军队把我店搜个遍，又审问黄石生。黄石生说：“刚才他还在我店，怎么就不在呢？”叶肇的军队听了，四出追赶。天黑下来了，他瞒着他一家人，把我带到一个套间里。半夜里，他送我过了大塘，告诉我：“小心走，走左边大路到平田棚，过了棚就是江西地域了，走右边大道，过平田，进大山，就是游击队的地方。”那时我想：回家不行，靖卫团长知道我的家，肯定不会放过我，还会连累全家。于是我便连夜找游击队去了。

当上游击队

天蒙蒙亮，我已进入游击队驻地，忽从大树荫里跳出两个哨兵截住了我。并押我进入山坑的草棚，一见面认得徐道球，他对我说：“早知道你要来的”，叫我休息几天。这几天，徐

道球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竟是那么新鲜，我怪徐道球不早告诉我游击队的事。他说：“那能早让你知道这些呢？”我以为这下好了，就可留在游击队里了，不料，几天后徐道球就说：“给你五百大洋（银元），到大余的长江圩开个缝衣铺，为游击队办事”。我不肯。他说：“你身体单薄，受不了这个苦，只要你有心想革命，到那里都一样”。我不敢回答他，怕南雄那个靖卫团长会来抓我。经过再三要求和表决心，最后答应了我的请求，但还要先考验一段时间，参加他们的训练。每天爬山、上树、跑步、跳高、跳远，虽然我比不上他们，但他们看到我还能吃苦。半个月后，才正式通知我，当一名游击队宣传员。

当上游击队的宣传员，我心虽很高兴，可以参加他们的开会、学习了，但我虽然识得几个字，字却写得不好。徐道球就派人天天教我写字，指导我怎样写标语，一连练了两个月才算写得有点象样。

一九二九年八月，决定打南雄的大塘，我的任务是写标语和召集民众开大会。我随部队抱着早已用纸写好的标语，带上一把刷子、一个浆糊桶子，一攻进大塘圩，我就到处张贴标语，接着就召集全圩的老百姓开民众大会，我主持会议，请我们的副队长徐道球讲话。正讲话间，圩外四周枪响，大会立即乱了，人群四处逃窜。游击队在圩外和反动军接了火，我插在人群中，跑出圩外，一溜烟似地跑回了驻地。

经过这次战斗，我不愿当宣传员了，因为当宣传员没有枪。如果我有枪，我也可以参加战斗，我提出：“发给我一

支枪。”正队长彭乐山说：“枪放在邓坊圩，还没有取回来，待取回来再给你，现给你一把大刀”。我很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只有暂时等待。游击队员教我使大刀，天天练，也觉得很有意思，象宝贝一样爱惜这把大刀。

几个月后，队长彭乐山召集开会说：“现在要到邓坊圩去取回这些枪来。”我开初以为是游击队存放在那里的枪，最后才知道去攻打驻扎在邓坊圩庙里的一百多靖卫团。一天黑幕将垂，我们从深山出来，向邓坊圩进发，那时邓坊圩柯木团有我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名叫卢同文，以卖豆腐为名，在邓坊圩开了一个豆腐店。半夜，我们从豆腐店的后面进入圩内，圩的两头出口处都筑有炮楼，炮楼下的门紧闭着，各有哨兵把守。圩庙里住着一百多个靖卫团，都呼呼熟睡了，我游击队摸向敌人的岗哨，一下子就把哨兵宰了。接着冲进庙里，敌人蒙头转向。十几分钟全俘虏了敌人，缴枪一百多支，把他们押到黄坑审问后，发给每人路费，遣送回家。

队长看我在这次战斗中很勇敢，才正式宣布我是游击队员，并发给了我一支枪，手持钢枪真高兴，我激励着自己：要做一个有胆有识、敢打敢拚的游击队员！

油山庙整编

打了邓坊圩不久，我们几路游击队合并为北江独立师，并把我调到师部当传令班长（即通讯班），师长彭乐山，政委彭宏模（彭宏模原是营长，现提升为政委）。

一九二九年秋收后，北江独立师一千多人去打南雄，南

雄伪县长名叫王明业，打南雄的目的一是营救被捉的革命同志；二是烧毁国民党的文件。一听说游击队来攻，南雄伪县长惶惶逃跑，我们一下子攻进城去放出了被囚在牢房里的同志，烧毁了伪县府的文件就走。但广东军叶肇的部队很快就追来了，追到黄坑，一部分在牢房里放出来的同志又被叶肇的部队抓了回去，我被叶肇的部队开枪击伤了右脚，同志们把我抢救在平田红军医院治疗。没多久，伤愈了，回到师部，仍当传令班长。

那时，我们师有两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的兵力。一九三〇年春国民党集中大部队来征剿，我们把部队拉往信丰，走砂迳到朱铺圩，想过河到全南去。国民党四面打来，我们过不了河，被打伤一些人，牺牲了几个，退向信丰（那时信丰已成立苏维埃政府）。国民党叶肇的兵追来，我军一部分队伍进了城，另一部分队伍被迫退往大石窝，大石窝驻有国民党兵，我们选出三十个人组成突击队冲上去，周围敌兵包过来，我们急急退下来就跑。他们追来，有三个人追得真快，眼看快追上我了，碰上一条沟，未跳过跌了下去。我跌晕了，同志们把我抬到坑口圩才苏醒过来，一眼看到那追得最快的这三个人也在面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组织上解释说，这三个人是来投降的，我微笑了。

第二天，国民党便集中大部队来征剿，逢人便捉，见屋就烧，整个坑口圩一片火海。这时，我们已登上了油山，退到了油山庙里。可是，只剩下四五百人了。

在油山庙里，部队情绪低落，很多人悲观失望。有的游击队员放哨时偷偷地溜下山逃跑了，兵员日见减少。彭宏模

等领导干部对大家做了许多思想工作，还是不能稳定下来。最后，他召集开会说：“确定回家的站在一边，但回去不要为国民党卖命，不要叛变出卖同志，并每人发给一套衣服，三块银洋做路费。”这样一走，就走了二百多，约一半。留下来的，迅速编队，分散活动。我被分在第一支队，随支队长李全，政治委员李宏，往上犹崇义方向活动。第二支队，即北江支队，仍留在赣粤边活动。

中稍圩会师

在支队长李全、政治委员李宏的率领下，我们迅速下了油山，但不知走哪条路才能安全转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扮着老百姓上工做农活。其时正是农历四月，我们分头去帮老百姓耘田，从老百姓口中得知国民党在大塘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大余的池江，也驻有国民党军队，只有出大余青龙，才比较安全。半夜，我们摸到青龙圩对河麦园头的榨油店，榨油工叶永恩、叶福开告诉我们：青龙圩只有王瑞尧的靖卫团，十多条枪，并且热心为我们带路。我们从麦园头渡过章江河到青龙的老圩上，派一部分绕到长岭头，从两个方向打进青龙圩。可是，靖卫团已在当天下午走了，我们一无所获，便进池江的杨梅城，其时天已亮，杨梅城的地主怕我们打他的土豪，派人前来请我们吃早饭，杀了一头大猪。吃了饭，我们写了杨梅城各地主二千银元的款，便离开了杨梅城，往樟斗挺进。到了樟斗，厘金卡有两支枪收税，我们派几个人，装成砍柴的，走近了，一下子就活捉了他们两个人，缴了枪，把人交给后头部队，便过白枫坳，白枫坳驻有国民党一个排的

兵。我们同样扮成上山砍柴的，暗藏短枪，爬上山去，爬到了国民党驻军的后边，等待后头部队赶来，前后夹攻，但被敌兵起了疑心，我们被迫过早地开了枪，一接火，敌人就逃跑了，继而到扬眉寺，我们宰杀地主土豪的大猪，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的都发给两斤猪肉，在扬眉寺住了一晚，便到中稍圩。当时圩上，古大陂的游击队正在筹备召开群众大会，准备处决一名大地主，待我们到来，听了我们的意见，便赦免了这个大地主的死罪，结果，群众大会改为两军会师大会，数千军民，会合一起，一片欢腾。

营前保卫战

古大陂，营前长滩人。在中稍圩我们和古大陂领导的游击队，欢乐地度过了几天后，便双双开往上犹县革命根据地中心——营前。

在营前，我们与古大陂的游击队合并成立独立营，古大陂当营长，我是传令班长，驻在西郊小学，离营前圩约一里路。

半年后，敌人趁我独立营开往崇义，当地只留下赤卫军之机，赣州马焜独立旅李芝灵的部队前来侵犯，恰好遇上党中央有三个干部前来营前，县苏维埃政府的全体干部和赤卫队奋起抵御，由于我赤卫队的武器装备较差，作战经验又较少，敌人很快占领了营前圩，我们在崇义得知这一消息，急返回营前，敌人驻在圩内，数挺机枪把守进出圩内的各个通道，我们布下阵势，一场大战开始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战斗，打得昏天黑地，我带的这个班，利用一片坟地作掩护，步步逼

近敌人，向敌人射击。忽然，看到战斗在我左翼的李全等同志在危急中，我班从墓地爬过去，集中火力压住敌人，我背着受伤的李全就上山，救出了李全，最后敌人被迫退出了营前。这次战斗，敌人伤亡很大，我军损失也不小。我们独立营营长古大陂同志也牺牲了。这次战斗包括中央派来的欧阳部长等牺牲了六个大干部和数十名革命同志。事后，在县委书记朱仲然的主持下，开了个有数千军民参加的追悼大会，六个大干部埋葬在西郊小学门口不远的地方。

营前保卫战后，在油石休整了十多天，又到营前的江口一带驻防。那时，上犹县城水南一带，驻有国民党范石生的独立旅，国民党从赣州装了三船米，停在龙华江，供给范石生的部队。我们获得这一消息，上级派我带一个连的兵（原肖太明带的这个连）去劫运这批军粮。我打扮成老百姓，去和船工联系，最后船工被我说服了，并愿意按我们的命令把米偷运到游击队的驻防地。时值大雨滂沱，江水日涨，押船的国民党士兵，眼看连日开不了船，便都到唐江圩去寻欢作乐了。这时，在我连的防卫下，船工偷偷地连夜把米运到了距上犹不远的一条小河中去了。（因洪水猛涨，小河也可以行大船）待国民党发现这运军粮的船不见了时，我们早已把三船大米运到了部队，这几个押运军粮的国民党兵怎么下台呢？后来听说：不敢声张，不敢向其上司报告，只得脱下军装，扮成老百姓，逃之夭夭了。

痛心的肃反

一九三〇年秋，我们独立营被编入红军四十三团，团长

杨茂生，何志仁，政委顾金山。我被调到团部当传令排长，后改成特务排长，任务是保卫团部，保卫苏维埃政府，有时也要下去搞群众工作和帮助群众生产。

一九三〇年冬，中央军委肃反委员会派李木批和马利民两人前来肃反，一批一批地把四十三团的人捉起来，彭宏模也被捉起来了，我问其他同志：“为什么把彭宏模捉起来呢？”回答说：“因为彭宏模在油山解散了部队”（指油山整编）我的心很不安，我向团长杨茂生和政委顾金山说：“捉的这些都是很忠诚的同志呀！”他说：“我们已派人去中央汇报，不要多久，形势就会变”。那时，几乎每天都有杀自己同志的情况发生，自己杀自己的人，真下不了手啊！但我不敢多说，也不敢捆绑自己的同志去杀，思想上就是想不通。于是，我装病，躺在床上几天不吃飯，虽然肚子饿，也只吃一点点。彭宏模被杀这一天，我暗暗地流下了眼泪。

不久，中央派人来，把肃反委员会派来的李木批、马利民抓了起来，把在囚的许多同志放了出来，并且宣布停止肃反，真是大快人心，我的病也顿时完全好了。

肃反停止后，我们四十三团四出筹款和扩大根据地，天天行军、打仗，我们团打了遂川的草林，打了马家洲的旱禾圩，返回离营前不远的左安圩休整。在左安，一千多红军，生活艰难。一天晚饭后，副团长何志仁带了两个连的兵反水，团部得到消息，立即出动部队劝阻，四面的路都被我们堵住了，他们只得上山，我们围住了山，派人去做说服工作。部队很快就被说服了，只剩下他一人躲在山上。最后，我们搜山寻着他，说服他，上级知道这情况，马上就把这副

团长调走了。

麻石井阻敌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到达了上犹营前。我们四十三团驻在江口圩，编入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肖克）二十一师（师长龙云）。我编在该军五十二团第一营第一连当连长。几个月后调到二十一师师部特务连当连长，师部设在南康县麻桑圩。我带着特务连的同志，到湖南的桂东、茶陵，江西的马家洲、黄坭、上下七等地转了一圈，侦察敌人的分布与活动情况。回到师部，时值严冬，约一九三二年一月，一、三、五军团共十五万红军围攻赣州，计划消灭驻在赣州的马焜独立旅，夺取赣州城，使河东、河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为配合我红军夺取赣州，我受命带一个连的兵，驻防麻石井，警戒湖南来敌解赣州之围。麻石井圩，中间一条河，河两边的荆棘芦苇丛生，河上一座桥，连接两边街道，我们在桥的两端，筑起工事，严加防守，每日向师部报告一次敌情。

一天下午三时许，得知国民党陈炯忠、彭艾云、李兴等三支部队从湖南方向来，过堆子前、黄坭，驻在离我们二十里路的地方，我们急急向师部报告，师部命令我们坚持抵抗，在第二天拂晓前，即有部队前来增援，无论如何要挡住敌人去解赣州之围。这时，敌人也发现我们在麻石井驻有军队，企图在傍晚全歼我们。敌人分二支隊伍绕过麻石井，对我造成前后夹攻之势。我们处在难守、难进、难退十分危急的

关头，经过研究，决定待战斗打响以后，从桥下河滩边溜出，再绕到敌后，和敌人周旋。天黑下来了，敌人也不开一枪，悄悄地逼近麻石井圩，我们则选定统一时间，圩前圩后同时放枪，把战斗打响，两边的敌人，枪声不停，我们则一个个下了河道，沿着河滩的荆棘芦苇丛顺河而下，在一个离桥十多里的地方上了岸，爬上了一个山头，远远听见敌人的枪声仍不断，他们在自己打自己的人了。

天将拂晓，我们准备诱敌上山，与敌周旋。恰在这时，政治委员李宏带了一个团的兵，前来增援，当我们详细汇报后，指示我连返回驻地，由他们阻击。我连回到油石桥头休息，师部送来了慰问品，慰劳我们。

没几天，因我军郭丙生叛变（郭丙生原是打东固时俘虏过来的敌军官，到红军部队后，假装积极，混了个参谋长）我十万红军主动撤围放弃攻打赣州计划，红三军团退回营前，整训队伍，酝酿向广东进军的计划。

鹅形山建连

红三军团在营前整训，我被编入第七军二十一师五十二团第一营第一连当指导员。一九三二年五月，红三军团分三路从营前出发打广东。第一路出南康，走龙迳，过信丰入南雄；第二路走扬眉寺出池江，走大余，入南雄；第三路走崇义，出游仙，入南雄。我在第二路，从上犹县江口出发到扬眉寺，过白视场遇上从兴国出来的国民党侦查队，在白视场打了一仗，我右脚受伤，出血不止，担架把我抬到上犹县的水涯下圩，一个区干部替我包扎，因没包扎好，又没有药，仍在

出血。后因情况变化，这个区干部执行任务去了，就我一个人留在区府内。当时，天气炎热，蚊子又多，伤口疼痛，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但我不敢叫喊，怕有敌人来，噙着泪水，强忍着流血的痛苦，一直坚持到天亮。这时，这个区干部才叫来了担架，把我抬到营前，在营前红军医院钟世全院长给我敷了药，止了血，马上把我抬到崇义县思顺的鹅形山上红军大医院治疗。

思顺，没有红三军团后方留守处，我在思顺鹅形山上红军大医院住院两个月就治好了，在这里只有伤员、干部、医生和少量守卫人员，红三军团已走远了，杳无音信，我们几百伤愈的红军便编成一个连，自命第七军第一连，由毛泽兰当政委，肖大明当连长，分派我担任内务部长，管理医院、被服厂和兵工厂。因我文化程度低，难以胜任这项繁重而复杂的工作，我提出要当战士，便派钟祥然来接任内务部长，我和肖大明都当连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为搞经费，探敌情，我带领半个连走营前、古亭、关田、左安、文英和桂东、崇义县城等许多地方，提供了给养，查明了敌情，转移敌人对思顺的注意力，保证了思顺红军根据地的安全。

一九三三年九月，湖南胡风章的部队一百多人驻进文英。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便计划去缴他们一百多条枪。驻在大余帽子峰的北江游击队得知这个情况，也计划去攻打胡风章匪兵，恰好双双都在同一天到达文英圩附近。其时，胡风章部已在前一天下午走了，我们两支队伍遥遥相对，难以辨清究竟是不是胡风章的部队，经过打旗号，双方派代表接头，